

诗抒胸臆

冬日即景

■李国章

一  
枫叶红于二月花，  
树下闲坐老人家。  
日暖风轻夕阳好，  
鹤发童颜映晚霞。

二  
路边行走忽闻香，  
抬眼喜见腊梅黄。  
寒冬花木多凋零，  
君有傲骨不畏霜。

三  
生态走廊自然秀，  
芦苇野生水静流。  
鹭鸟空中翩翩舞，  
野鸭悠闲水中游。

夜航

■冯如

风起大鹏辞火树，  
九天纵入海渊沉。  
回看下土三千路，  
明照辽原一片金。  
攒结珠球摇羽翼，  
煊霞绘彩绕琼林。  
繁星尽向尘间逐，  
独剩蟾宫寂寞吟。

日暮大仓桥

■张萌

我和大仓桥的落日有一场约会  
傍晚时分，侧身  
拐进光影斑驳的巷子  
在青石板粗糙的纹路里  
听夕阳的鼓椎  
敲响灌顶禅院的闾寂，漏了晨钟  
不妨听听暮鼓的余音  
荡在市河的水面，不妨听听  
一味禅茶前  
老方丈窸窣着点起青灯  
木格窗里漏出的光  
呼应着河面上最后一丝夕光  
顺着光往前看  
那条黄昏里的马路  
似乎也变得玉树临风起来

文苑投稿邮箱：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青西郊野公园 ■张文忠

生活故事

大树

■钱水根文

邻家院一棵大柏树，紧挨两家围墙，高30多米，约80公分粗，树冠似巨伞遮风挡雨；一群绿鸚鵡，飞进飞出，叽叽喳喳，你呼我唤；夜幕下，一个细尾巴松鼠样“小家伙”，从树上下来，来我家前院找吃的，儿子说是澳洲树鼠。我把吃剩的饭菜残渣放那里，第二天一看，舔食干净了。

一天，我掀红色桶扔厨余弃物，邻家夫妇正伺弄菜地，先生说：“下周三，这树要砍掉了，你家车不要停门前，防树枝砸下。”

我很惊讶：“这树几十年了，砍了多可惜！”先生说：“40多年了，我们住这里30年了，搬来时，已经很高了。”太太说：“树太大了，挡屋里光线，树枝还砸屋顶、窗台。”

我说：“澳洲砍树，须报批市政吧。”

先生说：“手续办好了。”

这条路上，数这树高大，老远就看见这大树。儿子搬来5年多了，大树一直陪着我们。

想想几天后，大树不存在了，树伞树荫没有了，鸚鵡声听不到了，树鼠“窝”被端了，不再来找吃了……我呆呆地看着大树。

焦虑与不舍，挡不住砍树。

周三一早就有轰鸣声，原以为是除草声，往日子里，各邻这天都剪草坪。

估摸时间到了，可没其他动静。问老伴，回答“早来了！”

忙到屋外一看，一个黄绿工装的高个，头戴安全帽，腰系安全带，攀附在树上，右手电锯晃动，左手拉扯树枝，滋滋声中，树枝纷纷落下。

路旁，一辆白色罐装车，车后小挂车上，转盘似搅碎机，轰隆作响，车尾两扇门，不停地开关，顶上两根黑管，弯管90度，直管冒着烟。车旁两人，棕褐肤色，把锯下的树枝塞进小挂车，搅碎机吸进枝条，弯管喷出木屑，扬进罐装车。

树上的高个子，像猿猴，几次险些滑落，被安全带拉住，双脚蹬树叉，又稳稳站住。看来是个砍树老手，身手敏捷，身姿灵便，砍技纯熟，看向我时，我翘翘拇指。他笑笑，继续舞电锯。树枝切割完了，剩下光秃秃的主干，从三分之二处，分成三叉，约30公分直径，树伞全由分干撑起，没了枝叶的树干，仿佛脱了衣服，让人心生怜悯。

高个子开始切割树干，我想与他说，截断了，成不了材了！可怎么说呢？中国人的思维，材料须整根，澳洲人怎么想？

枝干切割完，高个子下来，贴着地面，开始切割主干。电锯声撕心裂肺，40多年的大树，洒给大地绿荫的大树，小动物们栖息的大树，眼看着与大地就断开了，只剩根部在土里。我的心跟着颤动。滋滋声中，主干轰然倒下，终于只剩乳白色底盘在地里，怎么看，都像澳大利亚版图，两端翘，中间陷。

事情还没完，高个子开始切割倒地的主干，每截五六十分，像菜市场割骨头的“砧凳”；40多年的大树，最后的躯体，被分成六七个“砧凳”，大树的哀号消失了。

两个打下手的，开始塞“砧凳”，搅撕“砧凳”的声响，格外刺耳。顷刻间，“砧凳”也成了片片木屑，扬进了罐装车。

天地万物，成就美好，多少不易，毁灭却在瞬间。40多年的大树，3小时内，只剩底座一片。

意犹未尽

微信鱼

■赵韩德文

有朋友不太爱发微信，基本属于“潜水”型，而且“资深”，极少冒泡，“深”“沉”得几乎让人给忘了。

王兄就是这样一位。忽而有一天，妻子早上出去买馒头和豆浆，顺便开信箱，给我带来一封信。——现在还有人写信，这可是个稀罕事。

赶忙打开，里面是一页报纸，著名的《夜光杯》，登有我的一篇文章。在报纸的空白处，写了大大两个字：“祝贺”，其旁是王兄签名。一阵温暖包裹了我的心。

我赶忙给他发微信，表达自己的感谢。

他只简要地回了一个大笑的表情符。

好久好久，他又潜下去了，没有动静。

我知道他的脾气，不爱打扰人。他就像深海里的鱼，沉默地游动，但是眼睛和接收器，却24小时都开着。有这样的朋友，也挺不错。

某日，收到他的一个微信，照样没

有文字——这条“鱼”惜字如金——只是一张图片，秋色斑斓，满地金叶。

这该是秋天的问候罢，我猜；又或许，这是嘉定孔庙的秋景，因为王兄几年前搬家到嘉定孔庙一带，令我羡慕煞。

我照样画葫芦，也惜字如金，回他三个握手表情符。

接着终于收到他的文字微信：周五某时，我应邀到贵街道社区学校讲授趣味英语，能来一唔不？

我立马回答：“一定来。”

看他的微信简直像鱼儿啄饵，得耐心。又想起王兄这位老同仁对我的许多点点滴滴小事儿。

我自小就是个消息不太灵通的人。说来好笑，初中时当了班长，却依然信息不灵通。普通同学已在传闻的事儿，我常常还不知道。比如团支部酝酿要发展谁入团啦，班主任准备提名谁当三好学生啦，某某大概要做课代表啦……一直到参加工作，还是如此。只晓得尽快完成任务待在现场做项目。王兄屡屡为之摇头，看见我，满脸是恨铁不成钢的腔调。当然出于同情，也偶尔把他认为蛮要紧的信息，透露些给我。

我每次都听得“有滋有味”。

有一年加工资，为了体现尊重科技，尊重人才，有百分之十的员工可以再多加半级，对象为优秀技术

人员，学历要求本科。于是本科学历的人陆陆续续进入了候选范围。组长一贯按部就班，略有难度的事从不考虑。我们几个大专生虽难受但也只能不声不响。

王兄心里不平，暗暗告诉说，目前的文件确实是基本上规定本科范围，但是，——请注意这个“但是”，对于专业技术和工作业绩突出的人员，大专学历也可经部门领导审批选送。王兄鼓励：“赵老弟，新船出海试验，部里几次让你当领队，你次次不辱使命，这是简单的吗？大专生也可以争取的呀。”

王兄是老大，老资格。

在王兄的三番五次鼓励下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认真写好重点业务总结和陈述，交给了部长。不久，通过了领导评审。

消息是王兄第一时间透露的。他没事人儿似的，哼着小调用力拍拍我肩膀，比我自己还高兴。

几年前，王兄又三番五次盯住我，一定要我换个智能手机，把那个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老手机扔了。他在电话里严厉批评我的落伍，说“到现在连微信都不会，实在是不像话”。于是我学会了微信、群、朋友圈……

等我换了新手机，并确认我会操作之后，王兄又像条深水之鱼一样，没事人儿似的悠然游走，久不冒泡，几近“相忘于江湖”。

片。天阴光线暗时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勉强能辨清坑位。

如厕之后，无须对便槽冲洗。等置在便槽上端的水箱储满水后，去拉水箱边悬挂的绳子去冲水。遇如厕人多，水又没注满，槽里气味难闻。

后来水箱采用了浮球压力的自动冲水箱。卫生了，只是遇有如厕人少时，又恰到水压，即便槽内无污秽，箱里的水也会一倾而泄。

这种设施简陋的公厕，逐渐被用小方块白瓷砖铺就便槽和地墙的公厕所替代。新建的公厕再也不是集体式的大统间，而是尊重隐私，装有独立便器的完整空间。墙上不仅安有宽敞的大玻璃窗，还装有排气扇。厕内的装饰不仅把地、墙瓷砖的颜色分列，台盆、镜子、洗手液、烘手机一应俱全。

不夸张地说，对那些住老式里弄的人家来讲，自家的卫生间都未必有此装备。公厕对残疾人和老人还配有特殊辅助装置，有专人管理且免费使用。

说完固定建筑公厕变化后，再捎带说下铁路和街头的流动公厕。以前在铁路路上如厕，排泄物直接排放到车厢下搁枕木的路基上。

所以每当火车进入城市地域和车站，为防车上掉下秽物，火车上就会暂时关闭厢内厕所，出城后再重新开启。

现在不同了，火车有了专门粪便收集箱。不仅规定列车员定时打扫清洗，还要填写清洁记录和时间。在窄小的厕所空间里还专门放上了驱除异味的清香味剂。

街头的流动厕所是对公厕布点不足的一种补充。对它的好奇促使我进去过几次，虽说带着流动的名称，但这里的私密性及配备的卫生设施完全是一应俱全，毫不逊于新潮的固定公厕。

这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公厕发生着巨大变迁。公厕从过去的收费到如今的免费，从设施的简陋到洁具的俱全，从环境的阴暗到敞亮和舒坦，想来，你也有一番感慨。

世相百态

公厕的变迁

■杜祖德文

吃喝拉撒是人们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。如厕，可以说是仅次于吃饱的基本要求。

据说汉高祖刘邦有次在开会时内急，实在憋不住了就摘下开会的文官的官帽，转身而泄。此后为避免这种尴尬再次发生，宫廷的工匠们就为皇帝用玉制作出虎形便器，这就是最早的马桶雏形，称为“虎子”。

皇帝内急时可如此。老百姓在外如碰上内急憋不住时，要么随地便溺要么熬到就近公厕。因此公厕对于百姓来讲是件体感相关的事。

说来你也许不信，当年带有大小便功能的公厕除了对男性小便免费外，其余都是按次收费。起先是

每次一分，后涨为三、五分人民币，再渐进到三、五角。最张扬的是，有媒体报道市中心豪华装修的公厕，以元为单位计次，也算公厕历史上里程碑新闻。

当年在百姓居住地段确建有些老式公厕，其外观大同小异，都是高砖墙上砌有镂空装饰的平顶建筑，上面镂空的样子是为了公厕的透光和通风。在整条贯通的便槽上，用预制的0.9乘1.2米的水泥板横隔出一米的间距，一只脚踏过便槽，蹲下就是如厕的地盘。

和水泥夹挡板等高的墙壁，都用黑色的水柏油来涂装，因为性价比高。从室外踏进里面，眼睛一下子便很难适应。虽说墙壁的上半部和房顶是用石灰水刷白的，但仅凭高墙上的漏孔透溢出侧光，只觉厕里漆黑一